

新爾雅

附解題·索引

沈國威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新爾雅

附解題·索引

沈國威 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爾雅:附解題·索引/沈國威編著.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1.4

ISBN 978 - 7 - 5326 - 3239 - 8

I. ①新... II. ①沈... III. ①雜著—中國—近代
IV. ①Z429.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22426 號

責任編輯 鄒曼菁 胡欣軒
裝幀設計 汪 溪

新爾雅:附解題·索引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0.25 插頁 3 字數 238 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239 - 8/H · 431

定價: 68.00 圓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 021—66511611

沈國威 1978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日語系，1979年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修習碩士研究生課程，畢業後在北京語言學院工作。1985年10月赴日留學，先後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大阪大學深造，獲博士學位。現任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現代漢語詞彙形成史、中日詞彙比較研究、對外漢語詞彙教學。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1994，改訂新版2008）、《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2010），編著有《新爾雅及其詞彙》（1995）、《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2005，日文版2004）、《六合叢談附解題・索引》（2006，日文版1999）等。主持同人雜誌《或問》。

URL: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shkky/>

Email: shkkyz@gmail.com

清末民初日語借詞研究

資料：《新爾雅》(1903)

這本資料集收錄了清末民初的日語借詞研究資料：《新爾雅》(1903)。

20 世紀的頭十年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時期，現今的很多研究稱之為“轉型時代”，而用當時的流行詞來說則是“過渡時代”。所謂“過渡”即社會形態由前近代進入近代。這種變革波及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漢語也不例外。漢語的變化除了作為一種自然語言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中的語音、詞彙、語法等層面的演變以外，更重要的是民族國家的語言，即“國語”的形成。這種被稱之為“進化”的變化是否與漢語發展變化的方向相一致尚有待深入探討〔1〕。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東西方的語言接觸，具體地說就是西方語言、日語與漢語的接觸促進了漢語的“近代化”與“國語化”。筆者認為

〔1〕 例如“拼音文字最終將取代象形文字”這種源於西方進化論的觀點是否正確？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明確地以“進化”的觀點討論漢語詞彙的演變問題：《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6, 1993；中譯本《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 年。

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國語，至少應該具有以下特徵：可以用來表述新概念、可以用來講授新知識^{〔1〕}、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具有較大的一致性、有為絕大部分國民所掌握的可能性。漢語的劇變與西方文明的容受密切相關，也記錄了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20世紀5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關於歐化語法現象的熱烈討論。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研究者們未能從社會與語言互動的角度進行深入的探討。衆所周知，漢語的近代化進程，受到了日語的深刻影響。以學術用語為中心的近代詞彙體系的建構，在西方傳教士的參與下，經過19世紀的長期摸索初現端倪，在20世紀初葉，通過借用吸收日語的新詞、譯詞最終得以完成。在對日語的借用過程中，留學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留下了許多翻譯書籍和術語辭典。這些資料是漢語近代化研究的基本資料。本書所收的《新爾雅》即與日語密切相關，如實反映了世紀之交中日詞彙交流、抗拒、容受的實際情況，在中日詞彙交流的研究上，是極為重要的資料。

日本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學者實藤惠秀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國人日本留學史》（黑潮出版1960，增訂版1970）中提到過《新爾雅》。但是，此後利用這一資料進行的研究並不多。究其原因，是因為資料的閱覽存在着一定的困難。《新爾雅》上海圖書館收藏有第3版（1906）和增訂版（1914）。筆者曾於1995年影印出版了《新爾雅》（東京：白帝社），並對該書的語詞情況做了基本的考察。但由於印數較少，已無法滿足國內讀者的需求。此次，承蒙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好意，將資料影印出版，編者為此資料加了解題，並針對《新爾雅》編製了詞彙索引。

〔1〕 如嚴復說：“方今歐說東漸，上自政法，下逮蟲魚，言教育者皆以必用國文為不刊之宗旨。”“嚴復致伍光建函”，《嚴復集》，王栻主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3冊，第586頁。

希望本書能為中日詞彙交流，乃至漢語近代化的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的資料，從而促進相關的研究。在此，筆者謹對允許影印本出版的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室表示感謝。

沈國威

2010 年 12 月吉日

目 錄

清末民初日語借詞研究資料：《新爾雅》(1903)	1
解題：《新爾雅》(1903)	1
附錄：中國近代科技術語辭典(1858—1949)	55
參考文獻	85
凡例	87
索引 I：《新爾雅》中的加點詞語	89
索引 II：《新爾雅》說明部分的詞語	128
新爾雅影印文本	320

解題：《新爾雅》(1903)

- 1.0 關於《新爾雅》
- 2.0 關於《新爾雅》的出版背景
- 3.0 關於《新爾雅》的編者
- 4.0 關於《新爾雅》所記錄的詞彙
 - 4.1 社會人文方面的術語：釋政、釋法、釋計、釋教育、釋群、釋名
 - 4.2 自然科學方面的術語：釋幾何、釋天、釋地、釋格致、釋化、釋生理、釋動物、釋植物
- 5.0 小結

1.0 關於《新爾雅》

本書收錄的《新爾雅》是由留日的中國學生編纂、出版的第一本向中國的讀者解釋說明西洋的人文、自然科學新概念、術語的術語集。原書尺寸 22.5 cm×11.5 cm, 176 頁, 豎排, 活字印刷。如影印所示, 扉頁上寫着(“/”表示換行):

元和汪榮寶/仁和葉瀾/編纂/新爾雅/上海明權社發行

版權頁上為：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 日印刷/光緒二十九年七月 日發行

發行者是國學社，出版社為上海明權社（上海四馬路惠福里），印刷所是東京並木活版所（日本東京淺草黑舟町廿八番地），印刷者為同一地址的酒井平次郎。從版權頁的信息中我們可以推測出，《新爾雅》一書與其他當時的留日中國學生的譯書、雜誌等出版物一樣，是一本在日本執筆、印刷之後，通過中國國內的書店加以銷售的圖書。《新爾雅》一書是 20 世紀初葉由留學日本的中國人所編纂的新詞語、術語的詞彙集。此前有過數種英漢對譯的術語詞彙集（參見附錄），而素材取自日本的術語集，《新爾雅》則是第一本。

毋庸贅言，《新爾雅》的書名，來源於中國最早的字書《爾雅》。《爾雅》全書共二十篇（現存十九篇），按照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等題目劃分章節，主要解釋說明先秦古籍中使用的語句的意義以及古代建築、器具的名稱。《爾雅》後世作為儒教經典之一，獲得了很高的評價。模仿《爾雅》體例而成的《新爾雅》，據卷首的目錄分為以下十四篇^{〔1〕}：

釋政、釋法、釋計、釋教育、釋群、釋名、釋幾何、

〔1〕 原書目錄僅列各章標題，而沒有各章的詳細內容。附於影印版之前的詳細目錄是筆者根據正文的內容整理的。《八千種中文辭書類編提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555 頁）說《適用名詞 新詞典》（原文如此）是一本綜合性辭書。全書按類編排，共分 16 大類（下略）。此說不確。實為 14 篇，與《新爾雅》諸版相同。

釋天、釋地、釋格致、釋化、釋生理、釋動物、釋植物

本書的體例也與《爾雅》相同，即：不設詞條，採取記述的形式，對各學科領域的概要和基本概念，以關鍵字(2 442 條)為中心進行簡要的解說。具體形式如下：

規定國家生存必要之條件，以國家之強力而履行者，謂之法。

規定國家與國民之關係者，謂之公法。

規定人民相互之關係者，謂之私法。(釋法)

由上可知，《新爾雅》沿襲了“某某者，謂之某某”的這一《爾雅》式的記敘模式。此外，“謂之”後的詞語被加上了黑點(下文中，這種加了黑點的詞語被稱為加點詞語。本文由於橫排的緣故，將黑點加在該詞語的下面)。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加點詞語即類似於一般辭典中的詞條。但是，在卷首部分也有一些黑點，是僅僅想對該詞語進行強調的着重符號(本書卷首有幾處的語句加了雙重圓，但似乎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含義)。此外，在一部分加點詞語的下面還有夾註。這些夾註是對加點詞語進行補充說明的部分。《新爾雅》基本上是用一句話解釋一條詞語。這樣簡略的說明對於該詞語的意義界定和正確理解都有一定的難度。儘管《新爾雅》在釋義方面存在着局限性，但是作為第一本廣泛收錄了各專業領域的新詞、譯詞的術語集，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不可忽視的。

通過下面的考察，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新爾雅》一書是對日本書籍的翻譯或改編。但是，我們現在還無從考證本書的底本究竟為何書。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為了吸收西方文明，進行了大量的翻譯活動。

經過三十餘年的努力,到了 1903 年,以新的漢字詞、漢字譯詞為代表的日語近代詞彙體系已經基本定型。啓蒙書、術語集、百科全書等類的圖書,到了明治後期仍然有着廣泛的市場和讀者群,但是類似《新爾雅》這樣的幕府末期、明治初期(19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曾經流行過的圖書體例(一句話解釋一條詞),已經逐漸消失了。因此,與其說《新爾雅》是對某一特定圖書的忠實翻譯,毋寧認為是從各種書籍中,例如在編纂的階段參考了中國留學生使用的教材,然後通過改編和整理而完成的。至於具體參考了哪些書籍,祇能留待今後的更進一步的調查了。

《新爾雅》出版後似乎受到了廣泛的歡迎,1906 年 4 月出第 3 版(上海文明書局),1914 年改名為《適用新詞書 新辭典》(以下稱為“新版”)再次由明權社出版。第 3 版及新版與初版相比,文字內容並無改動,祇是新版增加了一篇序言(王鼎),卷首加了“目次”;正文中的加點詞使用【】標出。《新爾雅》初版國內圖書館不收,本書使用的底本為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實藤文庫收藏本。

2.0 關於《新爾雅》的出版背景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將目光投向了鄰國日本。1896 年清政府向日本首次派遣了 13 名公費留學生。此後,留學生的數量年年遞增,1899 年超過 200 人,1902 年達到了 400—500 人。由於受中國政治改良運動的挫折(戊戌維新的失敗,1898)和動蕩的國際形勢的刺激,留學生們試圖通過開展啓蒙運動和譯介西方新知識來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和變革。他們在初步掌握了日語之後,從 1900 年起開始積極參與書籍的翻譯、出版活動。在短短的時間內,政治、經濟、哲學、法律等與人文學科相關的許多專業書籍都由日語翻譯成了中文,

其中包括許多由日語轉譯的西方的名著。留學生翻譯出版的書籍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並被廣泛閱讀。由於時間的緊迫和專業知識的不足，留學生在譯詞創造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他們大多數情況下不是獨自創造新的譯詞，而是直接採用日本製的譯詞；他們的譯書中充滿了對於當時的國內讀者而言艱澀、難懂的術語。中國第一本具有“近代”性質的國語辭典《辭源》的編纂者陸爾奎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的：

癸卯、甲辰之際，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詞稠疊盈幅。然行之內地，即積極消極、內籀外籀，皆不知爲何語。^{〔1〕}

爲消除這種語言的混亂現象，當時的社會急需能够通俗易懂地解釋這些新詞、譯語的術語集和新詞辭典。應運而生的《新爾雅》正是此類工具書的嚆矢^{〔2〕}。

3.0 關於《新爾雅》的編者

《新爾雅》是由汪榮寶與葉瀾共同編寫的。他們之間應該會有某些分工，但是具體情況不得而知^{〔3〕}。在這裏我們對兩位作者的經歷

〔1〕《辭源》(初版1915)卷首的“辭源說略”。癸卯爲1903年，甲辰爲1904年。

〔2〕《新爾雅》出版之後，又陸續出版了下述譯自日語的辭典：《漢譯新法律辭典》(1905)、《日本法規解字》(1907)、《漢譯法律經濟辭典》(1907)、《漢譯日本法律經濟辭典》(1909)、《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參閱《增補中國人日本留學史》(實藤惠秀，黑潮出版1970)。梁啟超還曾計劃以《新釋名》——另一種古代辭書——爲名出版一種釋義詳細的術語辭典，未果。

〔3〕汪榮寶精通法律等方面的知識，回國之後，出版了許多與法律相關的著作。葉瀾則對地理方面的知識有較深瞭解。後述。

及學術的淵源進行簡單的討論，因為留學日本之前的學術涵養，特別是在詞彙層面的知識會對他們在譯詞、術語的選用上產生較大的影響。

汪榮寶，字袞甫（1878—1933），江蘇省元和人（舊江蘇蘇州府治下，今蘇州吳中區）。1901年赴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法政速成學校，後在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專修政治、法律和歷史。汪榮寶曾參與了在日中國留學生創辦的雜誌《譯書彙編》的編輯工作；歸國後，進入京師法政學堂任教員^{〔1〕}，1908年任前清民政部參議，1910年任資政院議員，1911年出任協纂憲法大臣。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汪榮寶歷任參議院議員、衆議院議員、駐比利時公使等；1922—1931年間長期擔任駐日公使^{〔2〕}。

與汪榮寶相比，葉瀾的資料要少得多。現階段我們祇知道他是浙江省仁和人（今杭州的一部分），也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其間與陳獨秀等人組成了革命團體“東京青年會”，之後還參與了抗俄義勇軍、軍國民教育會的創立工作^{〔3〕}。

〔1〕 京師法政學堂設立於1906年，是教授法律、政治學的國立教育機構。教習（教授）選聘了日本學者，副教習中包括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汪榮寶等曾赴日留學的人。

〔2〕 民國初年，汪榮寶與司法總長章宗祥、駐日公使陸宗輿、外交次長曹汝霖被新聞媒體譽為日本留學生中的“四傑”，是當時的官僚精英，曾參與憲法制定的工作。京師法政學堂的畢業生彭文祖，在自己的著作《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中，對日本留學人員濫用日語的現象進行了辛辣的批判。彭在文中提到了汪榮寶的譯詞（汪榮寶在《論理學》中將日語“若しくは（“或者”義：筆者）”直接翻譯成“若”，而“若”在漢語中表示的是“如同”的意思），但是沒有進行像對改良運動的領袖梁啟超所作的那樣的人身攻擊。不僅如此，彭文祖甚至寫道“汪係有名之漢學家，具經濟才，尤有心得於運動學，為留學界之老前輩，吾等不勝佩服羨慕之至”（第95頁）。關於汪榮寶的傳記，參閱王曉秋《清末政壇變化的寫照——宣統年間〈汪榮寶日記〉剖析》，《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 劉世龍：《清末上海格致書院與早期改革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兩人都是較早時期的赴日留學生，但派遣的途徑却並不十分明確。1901年前後，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有300人，主要是中央政府，或各地方政府通過嚴格考試選拔出來的“公費”留學生。從汪榮寶歸國之後成為京師法政學堂教員一事推測，他很有可能曾是京師同文館東文館的學生^{〔1〕}。另一方面，我們推測葉瀾是由浙江省選拔出來的留學生，或者是由長江地區的新式學堂派遣的學生^{〔2〕}。因此，雖然在出身的學校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兩人在赴日留學之前，都有着豐厚的西方學術的知識，對於這一點我們是毋庸置疑的。例如，葉瀾早在1891年（光緒十七年）就參加了上海格致書院的西學“課藝”，並取得了第一名^{〔3〕}。該年的試題如下：

欽差大臣李鴻章春期特科題三：

- “周髀經與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說”
- “西法測量繪圖即晉裴秀製圖六體解”
- “俄國西伯利亞造鐵路道里經費時日論”

〔1〕 京師同文館(1862年設立)是培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外交部)所轄之筆譯、口譯人才的機關。美國人丁韋良(W. A. P. Martin)於1888年成為總教習之後，雖說並非十分全面，但還是舉辦了關於外語及近代自然科學、國際法、世界形勢的講座。此外，教授日語的東文館也於1896年得以設立。

〔2〕 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掀起了創辦新式學堂的熱潮，由著名的洋務官員及教會設立了許多學堂，並將諸多的優秀畢業生送往外國留學。例如，魯迅1902年赴日留學之前就在紹郡中西學堂、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礦務鐵路學堂等處學習過。

〔3〕 格致書院是於1876年6月22日建校的傳授西洋自然科學知識的私立教育機關。英國人傅蘭雅及中國人徐壽、徐濟、王韜等人參與其中。傅蘭雅每周六晚給中國的學習者教授數學、物理、化學等知識。包括葉瀚、葉瀾兄弟在內的中国士子前來聽課。此外，1886—1893年間，每年都由政府高官及著名人士出題舉辦作文比賽(課藝，即命題作文)。葉瀚有五次、葉瀾有一次得了第一名。

葉瀾獲得第一名時的頭銜是杭州府學的附生^{〔1〕}，就是說他是一名走上“正途”的年輕“秀才”。但是，葉瀾後來却為西方的新學問所吸引，對此孜孜不倦，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同時，進入 19 世紀 90 年代以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日趨險惡。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敗給了“撮爾島國”日本，賠款、割地的屈辱使中國國內改良的呼聲空前高漲。但是，試圖改良舊政治秩序的“戊戌維新”，正如被稱為“百日維新”那樣，祇是曇花一現。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掀起了向西方學習、救種富國的熱潮。他們重新找出傳教士十幾年前的著作、譯書，以叢書的形式加以出版，想從中獲取拯救中國的知識。當時，受到廣大讀者熱烈歡迎的是嚴復的譯書。稍稍晚於汪榮寶、葉瀾，於 1902 年赴日留學的魯迅，是這樣描述國內高昂的學習氣氛的^{〔2〕}。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

〔1〕 進入府、州、縣學習，還未參加歲科考的生員（通過了初試，能够在府、州、縣的學校學習的書生），或者說是初次入學的人。

〔2〕 魯迅 1898 年進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學習，翌年轉至礦務鐵路學堂。此處的回憶指的是這一時期的情況。

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譯書彙編》)的筆誤——筆者)

……一有間空……看《天演論》。

《朝花夕拾·瑣記》

汪榮寶、葉瀾也不應該例外，他們也是這樣受到歐風美雨的洗禮的。祇有事先有了豐富的知識積累，他們才能够在赴日之後馬上開始從事翻譯活動。例如，汪榮寶是《譯書彙編》(後改名為《法政學報》)創刊時期的編輯和譯者，在《譯書彙編》上刊登了以下的譯文：

《譯書彙編》

第2年7期(1902.9.22) 《論理學》(未完)高山林次郎(樗牛)著，汪榮寶譯

第2年9期(1902.12.10) 《史學概論》袁父(汪榮寶的號)

第2年10期(1902.12.27) 《史學概論續》袁父

第2年11期(1903.2.16) 《歐洲歷史之新人種》汪榮寶

第2年12期(1903.3.13) 《拔都別傳》汪榮寶

《政法學報》

第1期(1903.4.27) 《拔都別傳續》汪榮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論理學》，這是由日語譯出的最早的邏輯學教科書^[1]。關於這本書所使用的譯詞與《新爾雅》收錄(名學)詞彙的

[1] 其後在《譯書彙編》卷末廣告裏，已譯完並準備近期出版的書中有《論理學》，但是《增版東西學書錄》、《近百年來中譯西書目錄》等中都沒有記錄。惟《譯書經眼錄》見“論理學一卷，譯書彙編本，日本高山林次郎著，汪榮寶譯……所譯僅上卷，未為全豹為闕憾耳”。